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

應天神龍皇帝御製

盖聞蒼蒼者天列星辰而著象茫茫者地莫川岳以成形仰觀天文既如彼也俯循地理又若斯焉夫以妙旨幽微名言之路攸絶真如湛寂性相之義都捐然則發啓心覊資法雷之激響獎導迷衆俟覺首以司方故知假名不壞於常名樂說乃詮於無說至若象外之象獨稱三界之尊天中之天爰著六通之聖法王利見孕育於七十二君梵帝乗時牢籠於萬八千歳周星閟彩言符降誕之徵漢日流祥載叶通神之夢故能威揚沙刧化被塵區玉毫舒耀而除昏金口弘宣而遣滯破煩惱之賊詐藉干戈壞生死之軍唯憑慧力闡圓明之界廣納於無邊開常樂之門普該於有識繼使浮天慾浪境風息而俄澄漲日情塵法雨霑而便廓歸依者銷殃而致福迴向者去危而獲安可謂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而无能名者矣

力

但四生蠢蠢未悟無常六趣悠悠俱
纒有結詐知空花不實水月非堅馳
逐於五陰之中播遷於三界之域納
諸品彙終俟法門自白馬西来玄言
東被世尊則隨類敷演衆生乃逐性
開迷馬鳴擅美於瓔編龍樹騰芳於
寶偈於是遥通震旦遠布閻浮半滿
之教區分大小之乘並騖澄安後德接
武於勝場琳遠高人騈蹤於法宇遂
使微言著範歷千古而暢英聲至賾
流規周十方而騰茂實頃屬後周膺
運大扇魔風遂使天下招提咸從毁
廢寰中法侶並混編甿嗟乎閭寂禪
居空留宴坐之處荒涼慧苑無復經
行之蹤爰洎開皇重將修建旋逢大
業又遇分崩鬼哭神吟山鳴海沸旣
遭塗炭寧有伽藍正法消淪邪見增
長於是人迷覺路還迴於苦集之區
俗蔽真宗羈絆於蓋纒之內我
大唐之有天下也上凌巢燧俯視羲軒
三聖重光萬邦一統威加有截澤被
無垠掩坤絡以還淳亘乹維而獻款
再懸佛日重補梵天龍宮將八柱齊

丽

安鷲嶺共五峯爭峻大弘
釋教諒屬
皇朝者焉大福先寺飜經三藏法師
義淨者范陽人也俗姓張氏五代相
韓之後三台仕晋之前朱紫分輝貂
蟬合彩高祖為東齊郡守仁風逐扇
甘雨隨車化闡六條政行十部爰祖
及父俱猒俗榮放曠一丘逍遥三徑
舍和體素養性怡神摘芝秀於東山
挹清流於南澗可謂幽尋丹嶠棲偃
白雲臯鶴於是呑聲塲駒以之縶影
法師幼挺明晤夙彰聡敏纔踰辯李
之歲心樂出家甫過遊洛之年志尋
西國業談經史學洞古今揔三藏之
玄樞明一乘之奥義既而閑居習静
息慮安禪託彼山林遠茲塵累三十
有七方遂雅懷以咸亨二年行至廣
府發蹤結契數乃卜人鼓棹昇舤唯
存一已巡南溟以遐逝指西域以長
駈歷嵓巖岫之千重凌波濤之萬里漸
届天竺次至王城　佛說法華靈峯
尚在　如來成道　聖躅仍留吠舍
城中獻盖之蹤不泯給孤園內布金

兩

之地猶存三道寶階居然目覩八大
靈塔邈矣親覩所經三十餘國凡歷
二十餘載菩提樹下屢攀折以淹留
阿耨池邊幾濯纓而澡鑒法師慈悲
作室忍辱為衣長齋則一食自資長
坐則六時無倦又古来翻譯之者莫
不先出梵文後資漢譯擬詞方憑於
學者詮義別稟於僧徒今茲法師不
如是矣既閑五天竺語又詳二諦幽
宗譯義綴文咸由於己出指詞定理
匪假於傍求超漢代之摩騰跨秦年
之羅什所將梵本經近四百部合五
十萬頌
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以證
聖元年夏五月方届都焉
則天大聖皇帝出震膺期乘乾握紀
紹隆為務弘濟為心爰命百寮兼整
四衆虹幡措日鳳吹過雲香散六銖
花飄五色鏘鏘濟濟煒煒煌煌迎于
上東之門置于授記之寺共于闐三
藏及大福先寺寺主沙門復禮西崇
福寺主法藏等翻花嚴經後至大福
先寺與天竺三藏寶思末多及授記

寺主惠表沙門勝荘慈訓等譯根本
部律其大德等莫不四禪凝慮六度
賓懷懸法鏡於心臺朗戒珠於性海
詞林挺秀將覺樹而連芳慧炬揚輝
澄桂輪而合影渾金璞玉諒屬其人
誠梵宇之棟梁寔法門之龍象已翻
諸雜經律二百餘卷繕冩去畢尋並
進內其餘戒律諸論方俟後詮五篇
之教具明八法之因備曉鵝珠尚護
蟲命無傷浮囊必取於不虧油鉢終
期於靡覆崇聖教之綱紀啓含生之
耳目伏願上資先聖長隆 七廟之
基下逮微躬恒佐九天之命遷懷生
於壽域致薄俗於淳源歲稔時和遠
安邇肅顧以萬機務惣四海事殷爰
憑乙夜之餘式賛弥天之德課虚扣
寂聊題序云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一 一名二十唯識順釋論

護法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有情恒為衆苦逼 熾燃猛火燒內心
善上意樂起慈悲 譬如自身皆自受
敬礼善慧諸佛種 於衆煩惱皆除滅

與無依者作歸依　能令極怖心安隱
微笑降伏大魔軍　明智覺了除衆欲
於此大乘能善住　深識愛源唯自心
論曰謂依大乘成立三界但唯是識
釋曰此復何意輒名大乘夲契心
堅持禁戒遍諸生品拔濟有情普令
出離獲得難勝无罪之行極妙吉祥
是諸善逝去而隨去無邊大路并所
獲果圓滿尊極餘不能知由此義故
名為大乘如經所說言大乘者謂是
菩提薩埵所行之路及佛勝果為得
此故修唯識觀是無過失方便正路
為此類故顯彼方便於諸經中種種
行相而廣宣說如地水火風并所持
物品類難悉方處無邊由此審知自
心相現遂於諸處捨其外相遠離欣
慼復觀有海諠靜无差棄彼小途絕
大乘望及於諸有耽著之類觀若險
崖深生怖畏正趣中道若知但是自
心所作無邊資粮易為積集不待多
時如少用功能成大事善逝行處猶
若掌中由斯理故所有願求當能圓
滿隨意而轉縱如所許有其外事然

由內心意樂慇重弘揞力故能到無
邊六度之岸若異此者所捨之物盡
持行施及所遺生何能揔遍令其歡
喜愜順求心此即便成無邊際境所
為施事無有竟期又復所有廣為利
益有情戒等於諸無障有情之類隨
彼樂欲悲能稱意赴彼希望正行施
等速便收集正覺資粮由斯但自心
復何須外境若許外事復與正理義
有相違故知境無斯成勝妙如仗自
心妄生分別作色等解起身見等無
實不待外諸有情而作所緣因生離
染然於施等各隨其事而能獲果實
不假藉識外境事
若其識外有別境者遂便依彼起諸
煩惱既被執取隨轉而住見此過已
心捨離生深懷猒棄不悕大覺既捨
有情界如何欲弘益由非攝取諸有
生類小心自度大行難成然諸覺情
依斯而轉方能長養菩提資粮謂於
客塵有為之事猒背心故證無為法
由無為法體不生長故希餘小寂偏
證一邊無上覺山遂便淪退若无外

境愛猒俱亡正覺之處斯成易得豈
非大悲常存於念菩提薩埵極果方
成唯識之言便為違害然而大悲要
託他身為緣性故既除外境但緣自
識此則便成怜自身故利他為意大
行方竪唯顧已身寔乖弘度雖陳雅
責因斯無過藉外相續為增上緣於
自識中現有情相緣此為境起大悲
心於有情處而作弘益此無相違決
定如是應起信心假令於彼色聲等
處一一推求彼無其我設使和集我
亦不成然而本性不可捨故既同所
許無我為宗當於何處欲興悲念於
世共許當情妄執為所緣相以為有
情亦不應言情所執事即是外境由
此應知假令不樂理必許然但於自
識現有情相依仗斯事色相生焉是
故定知无其外境若離於識必不可
得是顛倒故何謂顛倒本無外境見
為實物非妄執故終能獲得無上之
處可為應理唯識之見是真實故為
彼方便深成稱理
如何得知斯為實見三界唯心是詮

諍故凡有諍事欲求決定須藉二門
一順阿笈摩二符正理謂欲為彼信
證聖人無倒宣說所有傳教引阿笈
摩若為此餘不信之者應申正理或
可為彼二人俱陳兩事如所信事令
安住故陳其正理又為顯其所論正
理有依仗處說阿笈摩由其正理不
依傳教未見真者所有言說无非謬
故名强思搆是故應知阿笈摩者便
成正理所託之處或於自部有力用
故為此先陳阿笈摩教尒来援義依
大乘說即第七聲目其所為謂欲證
得彼大乘理說唯識觀是真實故此
不虛性以阿笈摩善成立故又若唯
援言說大乘猶如於義假名乘者依
第七聲所說聲也謂即依託大乘言
教聚集之處真實句義而成立之但
唯是識為欲明其所立宗義於大乘
教而引一隅顯所立宗不於自教有
相違背
此復何故名阿笈摩輒自引證說斯
言耶謂從能說如理教者假彼相續
為增上緣此教方生於其聽者識之

差別體有功能現前而住或是親聞
或復傳說於所詮事當情相狀次第
而生猶如筆畫章句形段昞然明現
從他来故名阿笈摩若復有時自生
憶念隨順本相識方生者從彼生故
得阿笈摩名猶如自說名為佛語德
者義相為智因故名智資粮豈非一
切但唯有識此違所許故及自語相
違理固不然非由於色有別異故依
識差別而為建立如無色界所有差
別如無色界實无其色但依於識分
為四種立空處等餘界亦然設復說
三於識何妨猶若有情雖無差異然
而安立欲色界殊據其所繫色差別
故色雖無異別立无過
豈不詮教言唯有心今此立宗言唯
有識說違本教諒在憑虛義有所歸
識無斯過由其先許心意識了是名
差別由同體事名不俱陳故以異名
而宣其義即此唯了之言非衆共許
欲令解義取共知聲更陳餘号復更
顯與經不相違重說意識二聲況彼
二義知體不別即是其果若欲要明

不違經者心了二聲同其一義明不
違教釋妨已周何須更說意與識耶
若說了聲心異名者心望心所是別
有體猶如於境同生之類念昔睡等
便成是无此則前後理相違背實無
此過有所由故此中心言許有相應
即是了言兼攝於彼若如是者識外
之境心意詮故於其心處更量唯聲
意有取遮以為其果境若無者遂成
無用唯聲不遮可如來責現遮所緣
境如何言無用若如斯解由同生法
及所緣境俱是離心別有其體一便
遮止一乃見留豈得事無由緒而空
談自愛若无別意識如所詰然由於
境心聚共緣決斷等事同類性故於
心所處假說心聲復為遮其非所許
事故於心處更量唯聲縱有所談此
還非理便成亦是不取心言非一處
顯真假二事俱能彰顯有力用故如
牛等聲於心所處量此心言說心聲
時真事便捨如於邊鄙假說為牛垂
胡等事理定應棄有言本意二事俱
說亦應更作一種異聲用表斯義或

可攝聲擬略而顯依俗論法猶如欲
聲而為辯釋非唯自意能為巧釋元
其緒系生決定耶亦復不由有染等
言蘇呾囉中有染等說於其遮遣元
有力用於彼亦有有境言故境亦不
遮所說唯聲便成無用若言外境非
理須遮無阿笈摩摩呾囉聲二處同
故隨遮一事無決定因是故須依異
宗之見心心所法體不相離但位有
別即此唯聲能遮外事同生之法無
不遮故凡物相聲所有詮名於其自
事必不差別非為決定而並現前由
其不遮理便摠攝為欲述曉如斯道
理故說心言許有相應若離心所獨
心非有故不應難亦遣同遮作是釋
時唯遮外境實有功能述已義成故
說唯言以理准餘但遮境事豈非所
引有此中言明知於餘有除心所復
是容有如六識身名為識聚若言此
中說識蘊時兼攝心所理定不然想
受及思諸心所法餘蘊元故若言猶
如於色蘊者由如取其佉喏鄉分立
為色蘊想等同然非相似故若言許

取由色差別便以識聲說其識蘊非
色等法是心位差猶如於想若以位
差簡有差時隨其色類為簡別已以
色等聲於識而立此亦非理斯乃便
成撥其識聚由彼被斯色受等聲割
其分故非位差外別可得故離仳若
郁位差之外別有色位猶如樂等所
現相狀憂愁苦惱於斯相處安置識
聲隨牛犢理若如是者識六識身為
其識蘊義乃相違眼等諸識色等相
現故由其並是色聚所収復更有餘
雜乱之過若其青等相現之時或違
或順色行二蘊便成雜乱如是復成
於樂等位受等相雜准斯道理亦是
破其惣別之義有說識能遍故是惣
相聲猶如初相此之別相謂是色等
彼乃是其現相位差之因性故此亦
如前受等便有雜乱之過是故除其
心所性言猶如成立所有色聚唯心
之聲表唯識耳此亦不能於其心所
及以所緣令疑斷絶言唯字者有何
所遮雖言心所不離於心此成虛言
由其相狀體各別故所言識者唯觀

現境雜染等性但是愛著體非照察
如何能見此即於彼體成殊別及以
更手上来所述道理既多然於本宗
未為的要且息傍論應辯正宗心及
心所設令體別以其心字亦得相收
應知此義共成巳久若於其處諸心
所法不以自名而顯說者應知此中
即是揔目所有心聚如調心等但道
其心此謂共成故知唯聲但遮其境
若無境者如何於青及甜味等而了
別之由理不能撥現見故誰言撥其
現見之境但於自識境相生焉由自
識相領受之時遂即計執所有青等
如外而住但為是其邪妄之解猶如
眩目見髮蠅等斯乃但是識之相別
現其蠅相即便妄執為有蠅耶然而
在外曾無蠅等自性可得如何作境
令識別生此若無境如何得之識似
於彼相狀生耶要有本相似彼相生
可於此時得言似彼如斯之事世皆
共許如於陽炎謂言似水非無其境
亦能見故如於薩埵有覺相生而非
離於色等體外有別薩埵實事可得

亦非色等或總或別有其自性變壞
等性而簡別故於心實事亦復不能
捨其本性或可惟攝是覆俗有如斯
道理我亦同然於色等處謂從於識
生差別性是覆俗故如依色處執為
車等然而但由情所計執於其色等
覆障實性於衆緣處作自相狀而安
量之如在於外即於是處見車等故
未審覆俗是何義耶是覆障義順俗
情故由彼於其車乗等處計執自性
是覆俗有覆其實體生餘執故故彼
妄情施設其相先於斯事而執取之雖
无實相妄生境想又如常等情所現
相何有本相而隨順之是故雖無識
外實境識所現相其理善成或可與中
言似相者乃是隨順顛倒事義如陽
炎處翻作水解便作水想識亦於其
色等相處生起倒情故言現相此不
相違有說其顛倒境亦依實事方始
生心此亦同前悉皆徵責
復有外律作斯異執離色等外別有
我體此復依何而生於倒經云依內
此亦無違謂於俱生所起身見客而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一　第十五張　力

說故故云於我正可用心當見現見
如其親近惡友等人即云於我故作
是說然彼凡小妄生其識遂起顛倒
為外境相或可隨順他共成事而為
言說即如世間所共許事將為境者
即於其事唯識生起是故由斯似境
相故緣色等識不取外境如眩瞖人
見髮蠅等此外境空但唯有識是其
宗義即由此義而為難曰此喻不成
於光明分妄生髮想斯由其眼根虧
力故有說有別大種生而可見遂令
情執為其髮等若如是立似境相現
但唯識者處時等定便成非理如其
所有色等諸境離識別有即於色等
定其方所所現形量分局之處其識
於彼形量決斷方隅決定似彼相生
斯成應理若如所許不由外境但唯
內識起妄所執色相生者於餘無處
如何不隨形量決定處時現識相耶
隨於方處見其處定如隨處有非一
切處境既無定即於餘處亦應可見
或不可見然彼所立定不取其外境
生識於非有境所生之覺曾無決定

處時可得有其實事說境空故決定
時處所現之相便成非有然不如是
此既無定見色等心與彼乃是不相
離性是故不應執境空无既無重執
有有分者此顯立宗有相違過若言
其喻有成理者身不定屬理有相違
相應時處和會共觀不偏屬一由覩
斯境此不應理許境无故此既境無
或復異類言異類者見異相時此是
根壞為其緣故如眩瞖人亦不應有
諸能觀者咸皆患瞖然於時處現相
應者於諸身處不定而生并於色等
能見識生准此應知外境无故於所
量事在不定身不見生故此則同前
難斥宗過又諸事用亦不應理諸實
髮等現見能為磨鏡等用何不用此
識之髮相雖无真實事而作用轉生
此亦非理無功能故若其識分有功
能者眩目所覩何无髮用此之同有
似髮相故斯亦同前所量之境作用
功能不可見故出其宗過三喻為依
三事不同於不實境而作三喻由依
根境功能差別應知根有二種一是

一朋

色根二非色根即此初根由闇損故
妄見其事故為初喻次第二根於彼
夢中見有差別述第二喻由其彼境
有功力故能生倒見引第三喻此則
是其一家異釋有餘復言處時決定
故縁色等心心是依託非內現事而
為其境猶如縁彼章句之心然於心
內攝最初起隨現有事而執取故又
且諸覺容有定時然而於心如何定
處非無方處物有方處定及不定故
此攝境上所有之法於其心處而假
說之斯亦無過此處能作現相事故
說為定處凡由彼事心得生者即名
為境此謂成立別有外境取共許者
將以為喻於其相應時處住者咸共
生其无異相故縁色等心以外一事
而為其因如同學類依教者心依增
上識此得生起隨其自相作用生故
故知離識別有色等此不應有更應
成立无疑等用彼相之覺猶如夢覺
是覺性故上来所述衆多成立相違
道理意欲障他不定之過有餘復言
謂即於斯時處二種有其實義即於

此處時處決定應成非有仁既不許
有其境事依彼差別亦不許故何勞
為他作便成過此若非有便即相符
如賊被捉唱瘡痛言强作前宗誠為
麁淺不應理故若言於識所現相狀
為所許者不應道理雖呈雅思不異
前釋或復隨於時處差別所有之事
即於此處見其時處許為決定縱於
所許有實外境然而色等永為定者
此亦非理異時異處有時見故設令
於此常時見有然他不許如何於他
不共許境此之能別決定道理可遣
許耶故但於識而現其相復有別作
相違因難而為詰責猶如成立境是
空无我還成立時處決定令非有故
若其時處是共許者便成共許而遮
遣之由其無違方可得作相違之言
若言不是衆所共許斯乃全無我所
不愛由斯理故成无力難
復有自許但用遮遣於无境處緣空
之識無定時處故彼之決定於色等
處共見有故成立外境是其實有此
亦應知離彼隨成但有遮遣不應理

故但用此一不能令他生其正解斯
非真實且如前宗所立之義由底蜜
攞之所損故於眼睛上有其踈膜如
羅網目外觀白色於彼隟中明相斯
顯便生妄解將為髮等即此之喻於
其所立隨成理闕今應問彼若光明
相髮等形狀此不應理此光明相有
見為黃或見為赤然於髮等見為紩
黑或見衆彩如鑠羯羅弓等然其明
目揔能見者於彼光邊不觀異相如
事見之能作斯語在隟光處倒為髮
解此即便成見髮等心境空無性光
明支分非髮相性故及此似髮等相
現故非但為因能為生者遂令作其
所緣性故勿令緣其色等諸識便成
緣彼眼等諸根因義同故或可更有
如斯別意託實事因方生顛倒餘則
不尒斯言是實此亦便依在內安布
種子成就不待外境凡論境者要須
自相安布在心然後方得成所緣性
其光明分起不闕心如何得作所緣
之性此亦未堪發生歡悅次有計云
其患目人大種失度睛生瞖眩損具

朋

眼分由彼損力便生異相令於外境
別大種生依損根識便能見彼是故
定知乾密梨迦所有覺慧緣實外境
如斯計者有大過失凡邪倒事所起
覺心皆来設難於樂等倒託誰為緣
而生是相作其境耶雖無外境然有
妄見此則顛倒便成非有若言世俗
不共許事我即將此以為邪倒還有
大過苦空等見緣薩帝時是彼類故
此則不勞功力能見非倒諸具縛者
咸是悟真如来出世宣揚正法此即
便成空无果利何處得有如是定判
偏令瞖目獨受邪迷又復於彼情有
相狀見其有情飛行往還令諸覺者
觀其摇颺此諸薩埵許大種生何不
計命設復百千群瞖同聚遂於一處
各觀別形此時如何有對导物而不
更相共為排擯若言此亦由其瞖力
則底窣攞多用其功於所學門善修
幻術能令諸法自性遷移或應見許
彼非質导非質导故如无貪等便非
色性斯乃何殊唯識論者
又復何勞非處呈力彼許大種於其

一一非青等性但由種合因緣力故
眼等諸識緣彼相生此本宗義凡是
聚合非實物有即此之識緣非實物
不勞深攝无違諍故詳煩辛苦而為
成立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